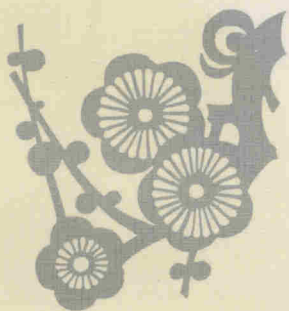


MEI HUN

梅 魂

峻 青



花山文艺出版社

梅魂

峻 青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石 家 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著名作家峻青又一本散文集。书中共收作家近几年散文新作41篇：有叙事、抒情散文，有为丁玲等老同志写的祭文，有访苏纪实，也有文学随笔。

峻青的散文大气磅礴，深沉凝重，自成一家，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梅 魂

峻 青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25印张 239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5.10元

ISBN 7-80500-393-6/I · 364

浩歌长啸作新赋(序)

● 张凤洪

峻青，大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无不知道这铮铮作响的名字；因为他的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五十年代起，就被作为范文而选编在中学课本上，后来又被选入大学教材。他是一代又一代成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人极为崇拜的著名作家。

记得还是在胶东老家读中学的时候，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就从中学课本上认识了峻青。他那小说名篇《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和散文佳作《秋色赋》曾经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吸引了我，以至使我对于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后来弃工从文，终于也跻身于作家的行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峻青和其他一些老一辈作家的影响；而峻青的影响要直接得多。这大约还是因为峻青笔下的人物说的是我们胶东

话、记叙的是发生在我们胶东的事情、描写的是我们胶东的大海山川和河流，那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胶东人所特有的激情使我感到亲切和振奋。一个人最终走上作家之路，往往是在“儿童也爱晴明好，纸剪风鸢各一群”的年代就种下了一粒种子，等到年长以后遇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破土而出。说来也是十分有趣，因为崇拜，我便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雁卿；这“卿”字与峻青的“青”谐音，与他的原名孙俊卿最后一个字相同。五十年代末我的处女作就用的是这个笔名。由此可以想见，我是多么敬仰他了。青少年时代的我几欲踏遍胶东故土去寻访他，但经打听才知他已离开山东到上海工作去了。这使我十分失望。一个清贫农家的孩子不可能迢迢千里远下江南的。后来我在工科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工厂、机关服务，天各一方，虽然渴望相见的心并没有泯灭，但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相去甚远，那念头便慢慢地打消了，以为我们今生今世是没有缘分了。

难道真的没有缘分吗？

难道与自己所敬仰的作家相识果真是一个少年梦吗？

说来也真是奇怪，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竟然变成了现实。好象神使鬼差似的，我居然也舞文弄墨，走进文学的圈子里来了。1981年，我调到花山文艺出版社任文学编辑，从老编辑手里接到的第一部书稿，竟然就是峻青的散文集《雄关赋》！别提我那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了！好象阔别了多年的师长突然来到眼前一样，我又读到了他那一篇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雄文。还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识，那样的受到教益！记得那是一个北方隆冬的季节，房间里冷得伸不出手来，写字台又被女儿们占据着，我便坐在床上拥着棉被着手编辑这本

散文集。读到精采处禁不住念出声儿来，以至女儿们停下赶作业的笔，痴呆呆地看着我。只几天的工夫我就把这本书稿编辑完了，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速度快，可他哪里知道我还有别样的一番滋味在心头？编完散文集《雄关赋》，我那渴望见到峻青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了。

机会终于来了。

1982年的初夏，我去杭州参加艾青诗歌创作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特地在上海下车，就是要拜见我所敬仰的峻青老师。当我拿起话筒拨通了他家中的电话时，一个浓重的胶东口音顺着那长长的导线传到了我的耳膜。啊，是他！就凭这纯正的乡音！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二天，他就与另外两位老作家驱车来到了我所客居的上海出版局招待所，并告知我已经在华山饭店为我安排了房间。那时峻青正主持《文学报》的工作，报纸尚处草创阶段，他那繁忙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住处看望自己的责任编辑。后来我为许多作家编辑出版他们的作品，深深感到越是著名作家越是尊重他们的责任编辑，如艾青、峻青、雁翼等等。

峻青果然就是我想象中的峻青。豪爽、热情、潇洒、奔放。他的眼睛里有着我们胶东人那种倔强顽强不屈不挠的神韵。这样的眼神在我们胶东随处都可以见到，你完全可以从那里面看到战争年代胶东的人民是如何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的英雄气概和和平环境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愚公精神。这些我是那样的熟识。预想中可能有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交，成为早已相识的朋友。1987年春我到上海组稿时，住在黄浦江远岸的广播事业局招待所，又是他，亲自把我安排到瑞金路的市委招待所，住在陈沂因整修住房而临

时寄住的房间。对一个编辑如此深情，也正体现了我们胶东人那“客从远方来，不亦悦乎”的好客风情。不仅如此，令我倍感亲切和感动的是峻青亲自下厨为我烧炒家乡菜，峻青的夫人于康则为我捏那胶东人最喜欢吃的水饺。在他那儿，我就象回到了老家一样！峻青是我国著名作家，但也地地道道是一个胶东人。

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初夏之夜，在峻青家那宽敞的阳台上品茗谈天的时候。夜风习习，阳台上蓬蓬勃勃开放着的蔷薇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天空是那样深邃，星星是那样的明亮。喧嚣的大上海此时也难得地安静下来了。在满耳吴越语言的所在，响起了两个胶东人的声音。我们谈家乡的大海、亲人，也谈人生、命运，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我发现他把文学真正的当成自己的生命。记得当他谈到一部长篇小说《决战》的初稿丢失在“文革”之中时，他的眼睛里含着那样痛惜和愤怒的泪水。他坦诚地告诉我，他那庞大的写作计划：他要写昨天的战争，也要写今天的建设；他要写湘西剿匪，也要写家乡的渡海南下。但更使他向往的是到全国各地走走，亲身感受一下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人心思治的新形势。他说他要用散文的形式抒发他那曾经多年被压抑的胸臆。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出现了只有诗人才有的那种激情。“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阴”。那年峻青刚好六十岁。我是完全理解他那急迫的心情和强烈的创作欲望的。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夺去了他十年的创作的黄金时光，江青派吴法宪用最卑劣的秘密绑架专机将他投进了北京的不知名的监狱里，度过了五年半铁窗生活。没有比夺下作家手中的笔再残酷的事了，那等于割断他们的喉咙！粉碎“四人帮”后，峻青以其衰弱的病

体和顽强的毅力，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海啸》的创作，就被指派去创办《文学报》的工作。那是怎样一件繁杂紧张的工作啊！以峻青所特有的热情和真诚，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为了文学事业，为了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对作家本人来说，这种抉择无疑是痛苦的，是一种献身和牺牲。我曾到过他们报社，亲眼看到他工作时那种忘我的情景。然而两、三年后，继散文集《雄关赋》出版以后，我又接到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沧海赋》，去年他又为我寄来了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三峡赋》，我才知道他解脱了事务性工作后，是以怎样一种争分夺秒的速度投入创作的！

凌云健笔意纵横。

峻青又以他豪迈的气概重振文坛。

我真为他庆幸！

他终于又为人间写下了一篇篇名传九秋的新“赋”！

我喜欢峻青的散文，大约就是从这“赋”字上开始的。谁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们国家所出现的那个困难时期，然而就在那场苦难还没有完全度过去的时候，他，峻青，便以赤子般的深情写下了不朽的名篇《秋色赋》。这不啻是一声春雷，炸开了阴云和迷雾，喊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心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按党的指示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多么坚贞的信念！如果说仅此一“赋”，还不能完全说明他的散文个性的话，那么二十年后的“三赋”，则向世人袒露了它们的全部品格。《秋色赋》以及后来的“三赋”奠定了峻青在中国散文史上独特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又有谁在十年浩劫以后的1982年，在我们的祖国出现满目疮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在一些青年人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浩歌长啸，写下了又一篇不朽的散文名篇《雄关赋》呢？在这篇雄文中，他再一次写道：

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这，就是信念！

对社会主义，对革命事业，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坚贞不渝的信念，就是最坚固最强大的雄关，是任凭什么现代化的武器都不能攻破的雄关！

这就是他，一个赤子的心声，也是我们民族和人民不管遇到了什么风风雨雨艰难曲折，包括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劫难，永远不会泯灭的坚定信念。这也正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所在。

时隔不久，当改革的春风涤荡神州大地的时候，峻青又不可遏止地写下了又一篇“新赋”，就是那1984年11月13日写于烟台大浪呼啸之夜的《沧海赋》。大浪呼啸！在这里峻青又一次找到了一种象征意义。十亿人口的大国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改革，那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万里激荡的气势和声威，那铿锵有声的历史进程，难道不是大浪呼啸吗？不言而喻，我们的改革浪潮就是“这发了怒的大海，给人以无比威猛雄壮的感觉。它就是力的象征，强者的体现。它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创造一切，它一往直前，猛不可当。人在它的

面前，会感到无比的渺小，也会感到无比的振奋，感到有一股火辣辣的情感，直冲胸臆，仿佛自己全身也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成了最有力的强者。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要喊，要飞，要大声高呼，要仰天长啸。要轰轰烈烈地去干一番事业，开拓新的领域。在这汹涌澎湃的大海面前，怯懦者会想起勇敢，慵懒者会振击困顿，颓唐者将不再潦倒，有志者将更加奋发。”

这就是峻青对我国刚刚出现的改革所持的态度，也是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差不多刚刚过去了一年，也就是1985年的10月13日，峻青在夜泊巫山下的“轻舟号”客轮上，在长江行的途中，忽然又情动于怀，写下了又一篇佳作《三峡赋》。这时我们的改革已经走上了轨道，就象长江沿着河道流向大海一样。他的心情也有了一种轻松感——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还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那“轻舟号”上，峻青满怀豪情地写道：

不是吗，你看那大江，它浩浩荡荡，一泻万里，纵是千山耸峙万石壁立，它也要劈山开石夺路前进。它那日以继夜锲而不舍的滔滔洪流，能把大山劈成峡谷，巨石冲成齏粉……

……

多么伟大的体魄，多么坚毅的精神！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不正是以这样伟大的体魄，这样坚毅的精神，顶着历史的急流险阻，一往无前的生活着斗争着，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着吗？

这就是他不止一次所讴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民族的灵魂！

我喜欢峻青的散文，就是因为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它们振聋发聩，使人感奋。文果载心使然。他的散文大多是从大处落笔，与我们的时代紧紧地扣在一起。它们是乍然作响的交响乐，又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他的散文展现了一种豪放的美和悲壮的美。唐代诗人齐己在《读李白集》一诗中对李白的的评价，我以为也适合峻青：

锵金铿玉千余篇
脍炙人口传
须知一一丈夫气
不是绮罗儿女言

在艺术风格上，峻青的散文是属“大江东去”的豪放派的。惟有豪放，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他的胸臆。古往今来，那些豪放派的作家和诗人除了对祖国河山寄托了深沉的爱以外，在艺术手法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近读豪放派开山鼻祖苏轼的《文说》，其中有一段他对自己散文艺术的说明，也颇适合于峻青：“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也不能知也。”这也恰恰是峻青散文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正是“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羈，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作家本人必须具有豪放

的气质以外，还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而峻青恰恰具备这样的素质。尽管如此，峻青在散文创作中还是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精心构思，惨淡经营，所以他的散文才总是具有巨大的魅力，再加上他那如波澜起伏富有音乐感的语言，每每让人读后都有一种如淋甘露的酣畅感。

这几年，峻青除了写下大量叙事和抒情散文以外，还写下了一些悼念亡灵的文章。如《笔有千钧任歛张——前记》悼茅盾、《悼立波》、《哭芦芒》、《海祭》悼曹荻秋等，这些散文深沉凝重，催人泪下。现在他奉献给读者的又一本新的散文集——《梅魂》，就是以为丁玲所作的周年祭所命名的。

我荣幸地再次担任他的新作的责任编辑。

虽然石门的仲夏，气温持续在 36℃ 以上，酷热难耐，但为了使这本书早日与读者见面，我还是用最短的时间把它编辑完毕。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是峻青又一部“新赋”，虽然它的书名没有那个“赋”字。书中共选编了峻青的散文新作 41 篇：其中叙事和抒情散文 12 篇，悼念文章 3 篇，访苏散记 14 篇，文学随笔 12 篇。那些叙事和抒情散文篇章，一如既往，是“四赋”的继续和延伸。我衷心地希望这本散文集能在明年纪念峻青文学创作 50 周年之际，送到读者和峻青研究者的手中。

然而，恰在这时，我接到了峻青从上海发来的信件：恳切地希望我为他的这本散文集作序。峻青已出版过的散文集是从不加序的，只有极为简单的后记或跋。他的这个要求使我惶然。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为哪个人作过序。就是同代的朋友我也婉言谢绝，不敢造次，何况是蜚声文坛的前辈著名作家峻青！我立即复信，要把此事推掉，然而信发出以后我又改变了

主意：因为我知道他决不会答应的。他是真诚的，是我们胶东人的那种真诚。我现在为他写序，较之杜牧为《李贺歌诗集》写序时那惶然的心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说他“勉为贺叙”，我则更得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了。但终因才疏学浅，“然其甚惭”。

但愿这仅仅是我与峻青友谊的纪念！

1990年8月5日石家庄

目 录

浩歌长啸作新赋(序).....	张凤洪(1)
沙翁复活记.....	(1)
人共一轮月	(29)
洛阳三月花似锦	(43)
蓬莱奇观	(60)
黑山岛放飞记	(65)
云门山遇险	(74)
梨乡小记	(82)
为有源头活水来	(89)
树铭	(93)
火神	(99)
昆山三宝.....	(103)
青山两边.....	(109)
梅魂.....	(128)

巢湖之滨吊英魂.....	(143)
怀俞林.....	(165)
久违了,莫斯科	(173)
莫斯科一日	(181)
红场上.....	(185)
高尔基故居.....	(193)
墓前的沉思.....	(203)
雅斯纳雅的歌声.....	(211)
森林别墅之夜.....	(218)
基辅,您好	(223)
基辅一日	(229)
九百支火炬.....	(235)
火炬,永不熄灭	(240)
皇村沉思.....	(248)
徜徉在美的海洋里.....	(257)

苏联印象.....	(264)
我对散文的美学追求.....	(278)
从《在严寒的日子里》说起.....	(281)
面临风暴的时刻.....	(287)
取道性情,坦抒胸臆	(292)
唯真诚可以永恒.....	(299)
矫健和他的钥匙.....	(303)
喜读《康熙皇帝》.....	(311)
献给攀登者之歌.....	(318)
品茗谈屑.....	(325)
旅途杂感.....	(330)
秀外而秽中.....	(333)
“祝贺”之风何时休.....	(335)
跋.....	(337)

沙翁复活记

这里记述的是一位我非常钦敬的挚友——屈原研究专家文怀沙教授。这是一件戏剧性的死而复生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 1986 年 10 月。

天高气爽。我来到我的故乡胶东半岛，参加烟台艺术节。正当我沉浸在亲切而迷人的艺术享受之中，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文怀沙教授逝世了。带来噩耗的是一位刚由上海赶到烟台的朋友，我不禁大吃一惊。怀沙兄虽年长于我，但素来体健神旺，他是侪辈中罕见的矍铄一翁。更何况不久前，我还接到他来自北京的信呢，真是难以设想，他竟会如此突然匆匆离去。我不能、不愿也不敢相信。但是，这位上海来的朋友告诉我。消息千真万确，决非讹传。5 日早晨，他在上海家中，亲耳听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且，他还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我打开了报纸，一段编者按语赫然在目——